

电影中国梦：个人与群体梦的交响

陈旭光

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我也要说,人是会梦想、会做梦的动物。人有很多梦想,如基于木乃伊情结的“永恒”“长生不老”的梦想、基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的梦想——

美国人有美国梦,中国人则有中国梦。而作为视觉的世界语的电影艺术,正是“人们的梦”,是一种梦的方式或者说让梦实现的方式,它能使时间绵延、停顿甚或倒退,而空间更是可以随意扩大或压缩,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一言以蔽之,奇诡神秘风云无限的影视艺术可以不断地产生新的时间和空间,新的梦幻与梦想。

在电影理论的历史上,梦,是一种常见的关于电影的比喻。把银幕比喻成梦,可以把源头归结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尼克·布朗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梦的运作和‘电影的工作’的这种类似意味着弗洛伊德对梦的运作的描述可以作为说明影片本文中意义生成过程的模式。”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白日梦,是艺术家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释放或升华,艺术家童年时候的情感经验和记忆对其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潜意识的升华、梦想的实现一样,电影是电影导演,也是广大普通观众的潜意识、梦幻、梦想在银幕上的实现。

更进一步,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电影与梦境有某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说,电影与梦境具有相同的方式。”这种美学特征,与我们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梦的几个特点,电影采取的恰恰是这种方式,并依靠它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现在”。“观众随着摄影机进行观察——摄影机就等于观众的眼睛——观众取代了做梦者的位置。”法国评论家雷纳·克雷尔曾经描述到:“请注意一下电影观众所特有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和梦幻状态不无相似之处的精神状态。黑暗的放映厅,音乐的催眠效果,



在明亮的银幕上闪过的无声的影子,这一切都联合起来把观众送进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便跟我们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中看到的東西一样,具有同等威力的催眠作用。”显然,这样的一种全身心沉入,以致于“昏昏欲睡”的欣赏状态,正是观众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感知觉,并与电影银幕中的画面、影像进行心理运动(知觉、想象、联想乃至幻觉和冥想)的结果。

关于“梦”,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两个维度加以简要分析。

经验之梦和超验之梦

也许,电影既要满足每一个观众的个人之梦、世俗之梦,而这个梦,不能仅是白领、金领、事业有成者的梦,更要满足“屌丝”们的梦、“蚁族”们的梦、农民工们的梦。这就要求电影要“接地气”,要勇于面对现实,要能引发共鸣,要发挥正能量。这满足的是经验之梦。

《失恋33天》、《人再囧途之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电影票房的极大成功,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这些电影关注人人都正在经历着的现实,表现人人都有过的青春记忆和人人渴望的幸福生活之梦,事业成功之梦。

电影还要满足“超验”之梦。这里我所谓的超验之梦,是指一种“高智商”的、发挥甚至是挥霍超级想象力的梦,这是时下年轻人喜欢做的,也更符合他们作为“视觉思维的一代”的想象力特点。但这一类想象力电影恰恰是中国电影中比较缺失的。比如“科幻类型电影”在中国就几乎付诸阙如。而美国电影中,表现此类美国梦,题材就更丰富,电影更是不胜枚举。例如《2012》对未来世界毁灭之景观和救贖之道的想象,《盗梦空间》别出心裁营造“盗梦、植梦”奇观,对现实世界到第一二三四五多达六层的梦幻世界进行出入神化的视听表达,纵横驰骋,随意穿越;《黑天鹅》对变态人格、扭曲心理的深度的、夸张性的影像化表达,对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有意混淆;而《阿凡达》则以外星球族类造型和叙事的超级想象而席卷中国市场。

客观而言,此类或上天入地,征服宇宙,畅想未来或深入人的梦幻潜意识

神秘莫测,杂糅了科幻、想象、灾难、心理、惊悚等类型元素的电影目前还很难见到“中国制造”牌的。虽然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南柯一梦”“黄粱一梦”“高唐之梦”、《红楼梦》等关于梦的文化素材;也有过老庄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式的“汪洋恣肆”的想象。但这些东西似乎失传了,在电影中的表现真是不多。

个体之梦与群体之梦

电影除了满足个体之梦、世俗之梦,还要满足国家之梦、群体之梦。这就是关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的理想和梦想。无疑,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精神领域,这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在全球化态势中,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担当生产和传播“国家形象”或“国家文化形象”的使命,这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自觉,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小梦汇聚而成的大梦。

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系指国内外观众通过电影的观看而形成的对中国国家、国民、文化整体的有关价值观、伦理观、审美理想、生命力、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国家形象”主要通过媒介和舆论传播和表达,是国家整体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这种传达“正能量”的国家文化形象,关乎我们的文化认同,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功能。所谓文化认同即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及回答和解决“我是谁”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人们将指认我为谁?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了生存感。”

电影的一个重要作用正在于帮助人们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使我们获得诸如“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祖先的后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等观念意识。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身份认同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是人们免于某种精神分裂的重要手段。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电影应该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或民族自豪感为己任,用中国辉煌的历史来寄托国富民强的愿望。

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幸福感,就是我们民族的大梦,也是关乎每个个体的小梦,无数小梦的和谐构成了大梦的辉煌。

在新世纪以来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几部剧情大片中,《集结号》、《建国大业》、《孔子》、《一九四二》分别呈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四种形象也即四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面孔,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四种“中国梦”:《集结号》力图使人们坚信,一切个体的努力和牺牲都是应该得到尊重和应有的回报的,这是对个体的荣誉感得到尊重的梦想,谷子第为实现这个并不虚妄的梦想而历尽艰辛但执着坚持,最后终得以在共和国追认这些无名烈士的仪式中实现。谷子第作为个人的“民生”之梦借助于国家而得以实现;《建国大业》是“民生化”的国家文化形象之梦的表达,是开放的历史观、文化价值观的形象化再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想象;《孔子》表征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主流化形象,寄予了现代人对文化传统的想象,实现了通过对话、现代化而救贖现世、拯救生民乃至全人类的文梦想;《一九四二》是现代民族痛史的悲情回忆,它在被遗忘和遮蔽的题材中以悲悯的情怀和艺术的力量探寻历史记忆和人文良知,在对宗教文化、政治权力、家族伦理等文化力量的反思中传达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启蒙价值,从而传达了对外先进的、尊重人的生存权、温饱权的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性想象与建构。

这四种文化形象都是当下中国文化生态、文化需求和文化意向的隐喻性表达,都是多种意识形态经过整合融合形成妥协性意向之后借助于影像文化表象的历史书写,都是中国梦的建构之一种。

的确,从某种角度看,当代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类型和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尤其是民族的群体的)作出的想象性的解决,因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隐喻、意识形态症候或群体精神寓言,或一言以蔽之——中国梦!通过影像、电影梦实现中国梦!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院教授)

观点摘编

慎提“中国最早的文字”

日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平湖市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的出土器物上发现了大量刻画符号,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原始文字。也有专家提出,在未作深入研究时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

“把新发现的刻画符号确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这不是首次。前些年还把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和山东寿光圣城遗址的兽骨刻画符号当作中国最早文字。实际上,这都是不够慎重的做法。”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范毓周说,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股浮躁风气在不断蔓延,一有新的考古发现,尚未认真研究就妄下结论,似乎把发现说得越离奇、越引人注目就越显得重要。作为古文字学者,应当遵循学术规范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蔡文章也认为,此次发现的划痕和符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考古学涉及方方面面,就古文字考古研究而言,需要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既具备考古学专业知识,又具备古文字学专业知识,这也对考古学研究者 and 古文字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还会有新的与文明起源和文字形成等重要问题相关的资料被陆续发现。”范毓周表示,在新资料的推动下,古文字研究将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把文明起源和文字形成的历程纳入到研究领域里来,从而有更高层次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效雷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甲骨文和金文考释已经比较成熟,借助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的既有成果,系统梳理研究早期刻画符号,将是具有极大发展空间的研究课题。

摘自吴楠《浙江平湖发现中国最早文字?》,原载于2013年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硬新闻”和“软新闻”

“硬新闻”源于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名词,通常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作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硬新闻”是媒体的立身之本。“软新闻”,则是人情味较浓的社会新闻,包括社会花边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服务性新闻等,形式上通俗,注重趣味性。从新闻学的定义划分看,“硬新闻”和“软新闻”已经基本实现了对新闻的涵盖,包含了常见新闻的各种形式和内容。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新闻的“可转化”性质,使得这个概念不再“非此即彼”,新闻也不能机械地以“硬”或者“软”来界定。一些新闻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出现质变,可以看成是“软硬新闻”之外的第三种新闻类型。总之,网络化时代,“硬新闻”和“软新闻”不能对立看待,而是在形成一种互换或者转化关系之后,变得难以预见也显得更加多元。笔者认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是“硬新闻”,在具备相应条件之后,可以转化为“软新闻”;而包括文化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甚至是各种花边新闻在内的“软新闻”,在其它因素作用下,也可以转化为“硬新闻”。从新闻的阅读习惯看,硬新闻的受众面较窄,软新闻的可读性较强。而这“第三者”体现的“软硬兼施”特性,则博取了软硬的优点,引发越来越广泛关注。

摘自陆剑于《今天怎样看待硬新闻、软新闻及其转化》,原载于2013年6月24日《中国记者》

(杨晓华 摘编)

传统音乐教育应在城镇化中担当文化责任

金顺爱

文化是连接“城”与“乡”的一座桥梁,在国家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该利用地方音乐文化资源,加强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一方面保障文化遗产的传承,另一方面也为城镇化后的文化生态提供有益的精神元素。因此,中小学传统音乐教育就可以担负起十分重要的文化责任。

据相关资料记载,我国目前中小学在校生有1.5亿多人,但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开课率仅为40%左右,音乐教育状况堪忧。而在城镇化建设中,新型农民和他们的孩子们,更多地被现代音乐吸引,日益与农村音乐文化秩序相疏离。农民无暇顾及曾经抚育他们、唤起美好、唤起自信、树立尊严的乡土文化,加速精神世界贫乏和孤独。

以吉林省为例,该省是多民族的农业省份,全省总人口数为2750.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349.16万人,占全省人口一半。60个县(市、区)2000多个村屯中,有33个民族乡(镇),生活着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48个少数民族。在广阔的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音乐资源,具有良好的音乐文化资源优势。现存的汉族“拉场戏”、满族“新城戏”,以及蒙古族的“长调”、朝鲜族的歌舞等,虽然其完整性在自然环境和时代变迁中有些弱化,但仍一定程度上保存着自己的民族特色。

我们应该努力发掘、弘扬地方音乐文化的内容,使受教育者通过教育把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内化为一种稳定品质。为此,我们不仅要挖掘和活化乡土音乐,并且要通过教育转化为校本课程传递给下一代。

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需进一步加强

本报讯 (记者于帆)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下很受欢迎,但实践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却鱼龙混杂,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教育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很多人打着传统文化教育的幌子敛取钱财,不明就里的受教育者乘兴而来,失望而返,这严重地影响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此外,因为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博大精深,许多真正热衷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各界人士,对此也存在许多困惑,简单学习一个一鳞半爪尚可,对于如何在青少年中系统地传授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则往往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7月10日,由民盟北京市委委员会和民盟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本次论坛围绕实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与制度建设展开了探讨,与会者就传统文化教育对于青少年的意义、现阶段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令传统文化教育走进中小学课堂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勇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复杂。人们越来越期盼获得更好、更

优质的教育,这些是传统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新的社会背景。传统文化教育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的时代拐点上。

对此,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院吴鸿清教授认为,谈到如何加强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更重要。为此吴鸿清建议,传统文化要进入语文课堂,而且要保证经典学习的有效性,就必须与考试挂钩,在中考、高考中占据相当比重。另外,吴鸿清认为,加强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主战场在中小学的课堂。徐勇也认为,传统文化有自身的逻辑,是自成体系的,需要系统的学习,需要日积月累。徐勇建议,要考虑什么样

的传统文化内容可以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这些内容如何在不同年级进行安排,这需要经过科学严格的课程设计,形成适合各年龄段学生学习的体系。

徐勇说,在台湾的台湾地区,高中阶段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课程除了“国文”之外,还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国学概要》、《论孟选读》,它们也是台湾“高考”要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大陆其实应该比台湾做的更好,因为大陆百姓生活中的传统知识、传统习俗、传统文艺的内容更丰富,因此需要更为完善的传统文化教育将我国悠久的文化传承下去。

公开征集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文艺演出策划及承办方案

2013年9月,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将在四川省达州市举办。为打造“农民演、演农民、农民看、乐农民”的艺术盛会,切实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实现伟大中国梦、建设美丽繁荣和谐新农村,现特向社会公开征集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文艺演出策划及承办方案。

一、征集内容

征集中国梦·农民梦——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开幕式暨文艺演出和情系新农村·共圆中国梦——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的方案,同时征集相应承办方案。

(一)中国梦·农民梦——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开幕式暨文艺演出
1.演出时间:9月22日下午
2.演出地点: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普安镇宝塔新村

3.演出时长:120分钟
(二)情系新农村·共圆中国梦——第三届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1.演出时间:9月24日晚上
2.演出地点:四川省达州市演艺中心
3.演出时长:90分钟

二、征集要求

1.策划要以“实现伟大中国梦·讴歌幸福新农村”为主题,充分反映新农村、新农民的新面貌,要求内容健康向上、形式丰富多样、气氛热烈喜庆、艺术创新突破,着力突出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广大农民朋友实现“中国梦”的无比信心和决心,达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2.方案须含基本构思、晚会亮点、拟邀请参演节目内容、舞美设计方案(含舞美特效)、灯光音响及LED设备

方案、背景音乐及视频内容创意、道具设计方案及主创人员、团队情况等(以上均须纸质文件及PPT)。其中节目要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质、农村特色和民族气息,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四川省21个市(州)范围内组织推荐。

三、征集、报名、评选步骤

(一)征集、报名阶段
征集、报名时间:2013年7月11日至31日
邮寄地址:四川达州西外广电中心1507室
邮政编码:635000
联系人:任华明18982831272
吴冰玉18982816921
联系电话:0818-2533095(传真)
电子邮箱:whysk2006@163.com
(二)评审阶段

评审时间:2013年8月上旬。

组委会将邀请有关专家、市相关领导组成评审委员会,评选出本次征集活动的优秀策划及承办方案和活动的承办方。组委会将与被选中的方案及主创人员进行具体事宜的洽谈。

四、相关事项

1.本次应征方案必须为原创作品,入选方案的著作权、使用权等归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组委会所有,未入选方案不予退回。
2.本次征集评选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组委会。

全国新农村文化艺术展演组委会办公室